

岁月拂过稻草香

胡先友

印象中,以前乡下每家门口都有个小草垛,六安话叫“草堆”。这是秋收后乡亲们们的杰作,又是居家过日子的宝物。

农村人淳朴,谁家的草堆大,说明谁家稻谷收成好,待谷子晒好进仓后,人们再抖开稻草,借着秋阳,铺天盖地地晒起来,早晚晒收,时有遗漏的谷子,令人惊喜。

稻草在那个缺砖少瓦、物质匮乏的年代,还可当草屋屋顶,能为家人遮风挡雨。稻草还可以垫床铺,软和。以前每到秋后,母亲会给她家里的几张床铺,更换新稻草,再盖上干净的床单和被褥。晚上睡觉连打滚、做梦都是香的。

早晨,母亲在厨房里忙碌,会喊我拔草捣锅洞。刚看了电影《少林寺》,我吐一口吐沫在手心,一番运力发功就觉得浑身有劲。在门口的大草堆里,一把一把地拔稻草。再打个草绳子将稻草捆扎好,送到厨房。有时在草堆下面的草洞里,还会发现一两只鸡蛋,我认为是老天的奖励,便悄悄藏进书包,送到小店换笔墨。那个靠池塘边的草洞估计是三哥开发出来的,因为我发现他比更喜欢拔草。

还记得老屋灶间有块圆青石凳,清凉温润。塞草烧锅时,坐姿正好。三哥经常带领我“啃啃啃”地将石凳搬出,在厚厚的碎草颗粒里翻找,能看见很多浙浙沥沥、凉

慌失措的土鳖。小哥俩用线串起来,拎到代销店,换糖果打穿穿。二哥回来,会用稻草把碎稻草挑到田头,一把把覆盖在油菜苗上面,用以保温。我也见过公社铸管厂里的老胡用一大卷稻草绳子,裹住一根根长管,再在上面抹泥巴,作铸管成型辅助用途。

漫长的冬季,稻草对老牛来说是保命稻草。我家新屋边上曾经有间小屋,专门给老牛住。平时,老牛勤勤恳恳地干活,回来喂上一抱脱粒后的青禾即可。到了寒冬腊月,老牛将就着吃晒干的稻草,从不挑食。有段时间,十来岁的我住进牛棚里,晚上老牛陪着我,温顺地躺在稻草铺上,漫不经心地咀嚼着黄灿灿的稻草。我在两节电池组装的小灯泡下,热情澎湃地看着五花八门的杂志,有模有样地写着牛头不对马嘴的小说。

有时睡梦中,会被老牛嘴里啾啾的拉吧吧声惊醒。我会学着外婆的话,骂牛:

做下来,脸上身上会溅到些许牛粪。不过此时的牛粪已没了异味感觉,或者说我们这些农家的苦孩子已经适应了异味。

天晴时,整齐列队的牛屎把把在阳光触摸下慢慢晒干。母亲再煮粥时,只需从墙上掰下来两块,用脚揣碎塞进锅洞里,小火慢慢地煨着。等我们起床后,就会有一大锅香喷喷的山芋或红豆粥在等待着。舌尖围着碗沿绕一圈,美妙直达味蕾,酣畅淋漓,这样的稀饭起码能干三碗。在农村,能食用牛屎把把煮出来的红豆粥,那可是绝佳的美味哩。

如今生活好起来,稻草已失去用武之地。可当年用稻草盖屋、稻草铺床、稻草饲牛、贴牛屎把把等等那些土得掉渣、甚至上不了台面的场景,却是我记忆深处最珍贵的残片,无法忘却。



责任编辑:宋金婷
784542876@qq.com

怀念泡桐

王健

前不久,在书上看到久违的泡桐树,那浅紫色的喇叭花,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童年时光。

小时候,我们街道两旁都栽有泡桐树,阳春三月,百花齐放,泡桐也不甘落后,先在枝头露出几串浅紫色的花蕾,接着就成串的花绽放,满树的喇叭花倒悬着,像一只只倒挂的风铃。

浅紫色的喇叭花让孩子们兴奋不已,上学前,总要带上几朵,蹦蹦跳跳地去学校。男孩们比试谁长得快,站在树下用小刀在树上划了一横,作为印记。可是,泡桐树长得快,没多久,我们就够不着印记了。

花开后,梧桐叶迅速生长,树叶宽大,像把扇子,树冠呈圆锥形,像巨大的绿伞,遮住了骄阳,带来一片清凉。树荫下,我们跳方格、顶烟鼻、抓特务、做泥巴炮,玩得不亦乐乎。

最喜欢的还是坐在树下看小人书和听故事。

白天,李大爷在泡桐树下出租小人书,我们几个凑钱,租几本换着看。绿荫树下,我们席地而坐,一头扎进书里,竟忘了吃饭。《黄继光》《邱少云》《南征北战》《三借芭蕉扇》等故事都烂熟于心,张口就来。

晚上,李大爷洗过澡,就会端着小板凳,来泡桐树下乘凉,我们立刻众星捧月般围了上来。

“李大爷给我们讲故事。”

“好好好!从前有个王小二,家穷没文化,长年给财主打工,到年底了要工钱,财主说,你答对我的问题,我就给你。他只好点头答应。老财主贼眼一转,面带奸笑,拿来一大一小两个罐子,让王小二把大的装进小的里面去,王小二想了半天也没有办法。”李大爷说到这里,停了。

“后来呢?”我们着急地追问。

“欲知后事如何,请等明天分解!”李大爷卖起关子来。大家边央求,边给他扇风,李大爷得意了:“谁来帮王小二想个办法?”大家一时无语,抓头挠腮。我突然灵光一现:“把大罐子摔碎,不就装进小罐子里面了吗?”李大爷哈哈大笑,竖起大拇指:“对的!对的!还是读书有用啊。”大家也恍然大悟,接着求他继续讲故事。

秋天的泡桐树叶成褐黄色,风一吹,蝴蝶在空中翩翩飞舞,地上铺了黄橙橙的一层,我每天都会捡落叶,送到灶灶里当燃料。母亲夸我懂事,想考考我:“下面的事同时发生,你先救谁:火烧房,狗咬羊,稀饭洒在锅台上,小孩跌在井沿上。”我略加思考:“先救小孩,因为他有危险。”妈妈眼里闪出惊喜,笑着给我一个拥抱。

冬天的泡桐树,成了光杆司令,树丫成了小鸟打情骂俏的好场所。鸟儿飞来蹦去,勾起我们捕捉的欲望。

我们用弹弓打鸟,找树杈做弓,用一段橡皮筋拴在弹弓两端,中间包上石子,左手执弓,右手拉弦,瞄准鸟,右手一松,石子“嗖”的一声飞出去了,鸟应声落下。

我们还会用竹筛扣鸟,这要等下了大雪才行。我们扫开一块雪,拿来竹筛,用一根短棒支起,下面撒些稻谷,短棒上系着绳子,远远地牵着。我们趴在屋里冰凉的地上,通过门缝观察,见鸟来到竹筛下面啄食时,急忙拉绳,竹筛扣住小鸟。我们每人都分到了鸟,将鸟一条腿用布包上,拴上绳就可以遛鸟了。

晚上,父亲知道我们捕鸟,教育我们,鸟是害虫的天敌,是人类的朋友,我们要爱护动物,保护大自然。我点点头,摸了摸羽毛,又用脸贴一贴,解开鸟绳。小鸟越过泡桐树,向远方飞去。

后来,泡桐树逐渐被杨树取代,那浅紫色的喇叭花只能留在了梦里。

“马大哈”妈妈

杜泽江

曾几何时,妈妈在我眼里是心细胆大、无所不能的超人。近来,我忽然发现心细如发的妈妈,其实是个处处令我不放心、不折不扣的“马大哈”。

我第一次发现我妈挺猛的,是由一次视频引发的。电话刚接通。辣!好辣!辣死了!这支全是日文和洗面奶一样的是什么?不是洗面奶吗?怎么没有泡沫?怎么这么辣人?妈妈龇牙咧嘴,急赤白脸,连珠炮似地冲我发问。

原来妈妈误把熊脂瘦身膏错当洗面奶抹在脸上。当她沉浸在爽滑的按摩之中,忽感满脸像抹了辣椒粉,辣钻透皮肤往深层次燃爆,刺激得她眼也睁不开了,用清水一遍又一遍冲洗,也冲不掉火辣辣的烧灼和刺痛!

我一下笑喷,瘦身膏含辣椒碱,运动之前涂抹于腹部和腿上用的。妈,你不是一直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,从不美容保养,也不化妆吗?哪根筋搭错了,也想着保养皮肤了?

哎……一言难尽。上班同事凑单面膜,我说家里有,懒得用。晚上同学小聚,她们又一次给我洗脸,说女人该对自己好一点,还夸耀什么日本进口的洗面奶就是好。我一时好奇,就挑了支全是日文的试试,哪知长得和洗面奶一样,却不是洗面奶呢?我的脸会不会肿成猪头?

瞧着妈妈被辣得红彤彤的脸,我是又好气又好笑,都不知道是啥东西,也敢往脸上抹,我不得不佩服妈妈无知者无畏的精神。

没过几天,妈妈找我帮忙看她眼睛里是不是长啥了。她说眼睛干涩难受,点了三天眼药水,也没管用。我仔细瞧瞧,有点红,问点的啥眼药水?是不是过期了?她信誓旦旦地说,特意检查了,没过期,就是我放在盥洗柜上那支。

我一听说是我放的眼药水,立马懵圈。冲进卫生间,抓起那瓶氧氟沙星滴鼻液。你滴的是这个?妈妈很认真地点点头,是啊!

火,一下蹿上脑门!你看看!你好好看看!这是眼药水吗?这个是和氧氟沙星滴眼液瓶子一样,瓶子上的关键字鼻与眼区别不够大吗?你怎么就看不到?走!赶紧和我去医院!妈妈像犯了错的小学生似的,低着头跟我出门了。

那一刻,我忽然感觉回到了小时候。从前,我磕着碰着或闯祸了,妈妈总是边训我,边带我去医院,我也像妈妈现在这样嘟着嘴。我忽然明白,母亲老了。小时候,我们不足以独立面对生活,母亲就像超人一般存在,似乎无所不能,为了儿女,他们一路披荆斩棘,遮风挡雨。如今,我们长大成人,父母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越来越差,需要我们教他们办的事越来越多,

他们对孩子也产生强烈的依赖,爱与付出,已开始轮回。

人说吃一堑长一智,妈妈是吃过亏的人,也没见她长记性。

又一日,妈妈被桌子上的皂纸片吸引,她打开小巧的盒子,淡蓝色的花瓣,轻薄如纸,煞是好看。盒子外壳没有商标,她闻一闻,有着扑鼻的奶香。她禁不住色与香的诱惑,不假思索地把一次性皂片塞进嘴里。皂片遇水速溶,她嚼吧嚼吧嘴,味道苦涩,难以下咽,越品越觉得不对劲,吐,吐,吐,迅速找水漱口。

看见她又犯低级错误,我忍不住像我小时候她念叨我一样教育她。你怎么越活越像个不懂事的小孩?摸到没见过的东西,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嘴里送。吃坏了,咋办?

我看样子,闻味道,以为是新型奶片呢,就想尝一尝,她委屈巴巴地瞅了我,我们不约而同笑出了眼泪。

你们说,我摊上这样一个“马大哈”老妈,将来的日子怎么能省心哟!

四十年

张克昌

我的小学是由一座破庙改建而成,土墙草顶,水泥桌子,一律自带板凳。斑驳的大门摇摇欲坠,门鼻子锈迹斑斑。门洞很大,大门没开时,我们就从门洞里钻进去。

院子里有一棵老树,根深叶茂,冠如伞盖,浓荫一片。旁边有一个水泥乒乓球台,一下课,我们都蜂拥过去抢位子。课外读物只有小画书和《故事会》。一本小画书,一本《故事会》,在全班流转,最后变成残破不堪的圆筒形状,内页不全,字迹模糊,但我们视若珍宝。有一天上语文课,我偷偷地在下面阅读《故事会》,因为过于投入,老师走到我桌前时,我也没有发觉。老师手中的小竹棍(教鞭)落在我的头上:“张克昌,你在搞什么?”我如梦初醒。

四十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。岁月白了母亲的发,驼了母亲的背,花了母亲的眼,我的鬓角也白发森然。但是,母亲精神矍铄,心情很好。母亲说,就是做梦也想不到,能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。她不止一次地感叹:“这年月你要是过不好,你真怪不到任何人!没有‘成分论’限制,没有人身自由限制。要吃有吃的,要喝有喝的,要玩有玩的!只要有一双手,就能过上好生活。”

母亲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历经国民政府、新中国成立、文化革命、改革开放四个时代,她的感受最真切。得知大哥将不久于人世,母亲对我叹息道:“你大哥真没福气,这么好的生活,他却生了这个怪病!”大哥去世后,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回来照顾母亲。这样,我终于有时间徜徉在故乡的月白风清之中。

一天晚上,因为修改一篇文章,“入戏太深”,屋外鸡鸣声此起彼伏,我仍然毫无睡意,思维异常活跃。我轻轻打开屋门,决定去看看我的小学。屋外青树翠蔓,参差披拂,薄雾笼罩。我沿着四十年前的上学之路,信步悠然。虫声如歌,蛙鸣依旧。我走在整洁、坚实的“村村通”水泥路上,呼吸着清新的原野气息,感觉十分愉悦。

我一步一步走近我的小学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,呼吸急促,思潮翻滚。土墙草顶不见了,水泥桌子不见了,斑驳的大门不见了。矗立眼前的是一栋高耸的教学楼,教学楼前是开阔的操场,操场上人声鼎沸,哨音尖锐,欢呼迭起。

“张克昌,你在搞什么?”我回过头,四周空寂无人。只见一轮红日冉冉升起,照亮了东方的天空。



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
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